藝術展現大公報文化抗戰史詩
原創八幕話劇《筆長城——一張報紙的抗戰》

編劇：朱海　編劇助理：趙丹　張宏遙

人物簡介

大公報人物

蕭　乾——
時任《大公報》文藝副刊主編，著名作家兼國際戰地記者。經歷倫敦大轟炸，參與諾曼第登陸等歐洲戰場的多次戰役，見證紐倫堡大審判和聯合國成立。

楊　剛——
民國女記者「三劍客」之一。中共地下黨員。繼蕭乾之後任《大公報》文藝副刊主編，第一個翻譯毛澤東《論持久戰》英文版，曾譯《做慢與偏見》風靡一時。

劇情涉及人物

郭沫若——
中國歷史學家、文學家、考古學家、詩人、社會活動家，時任國民黨第三廳廳長。

騎兵連長——
張自忠部下，台兒莊戰役犧牲者。

騎兵連長家屬——
妯娌四人。

▲當年上海《大公報》編輯部。

▲一九三七年初漢口版《大公報》上的出版廣告，是當時民心的折射。

插部（1）英文版《論持久戰》誕生記

△上海，霞飛路某寓所。傍晚。
△蕭乾站在落地窗前，靜靜聆聽收音機裏傳出的聲音。
　收音機聲：本台正點新聞，剛剛收到的國防部消息，截止今日，武漢大會戰進入第三個月……軍事專家蔣百里認為，「以空間換時間」已初嘗勝果……《大公報》星期論文主持人胡適先生十分同意蔣百里先生的觀點，儘管犧牲我眾多將士，但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進攻計劃……
　蕭乾：（關收音機）
△一邊，妙然盤坐在沙發裏，沉默讀書的楊剛突然興奮地跳了起來，把蕭乾嚇一跳。
　楊剛：太好了，照這本書的說法，日軍三個月不僅不能亡我中國，而且我們一定會贏得這場戰爭……我一定要把它翻譯成英文。
　蕭乾：楊姐，我有同感。
　楊剛：（突然又有點猶豫）可我不了解作者。他會是怎樣的一個人呢？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思想、學識、閱歷和生存幻境，才能成就這樣一位洞察分明的領袖人物？
△景特陝北。窰洞裏的范長江……此刻，他剛剛採訪完毛澤東，與書桌上的書筆疾書——
　范長江：在這間極普通的窰洞裏，我見到了這位中國革命的領袖。他穿着和普通士兵一樣的灰布軍裝，膝蓋上打着補丁，他的頭髮很長，幾乎蓋住了後頸，面容清瘦，但一雙眼睛卻異常地有神，彷彿能穿透迷霧，洞察事物的本質。當他站起來握手時，我注意到他的手是那樣的大而有力，這是一雙既能握筆揮毫，又能把握時局巨輪的手。他沒有絲毫的官僚架子，舉止言談間充滿了農民的質樸和學者的深邃。窰洞裏的陳設再簡單不過：一張木桌，幾把枕巾子，牆上掛着地圖，桌上堆着書籍和文件。就在這樣一個環境中，他運籌帷幄，思考着整個國家與民族的命運。
△景回上海。霞飛路某寓所。
　蕭乾：聽說他喜歡吃辣子，符合革命家的標配。
　楊剛：他肯定是一個讀了很多書的大知識分子，可學歷好像是師範學校。
△景特陝北。窰洞裏的范長江——
　范長江：窰洞裏堆積如山的書籍，是他作為一位思想家的最好證明。他不僅閱讀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，更廣泛涉獵歷史、哲學、文學，甚至自然科學。他尤其重視對中國歷史與現狀的研究，認為為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鑰匙。他談到讀書的重要性時說：「有了學問，好比站在山上，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；沒有學問，如在暗溝走路，摸索不著，那會怎麼樣。」他自己正是這句話的忠實實踐者。即使在最緊張的戰爭環境中，他依然手不釋卷，不斷地從古今中外的思想資源中汲取營養。
△景回上海。霞飛路某寓所。
　楊剛：「我特別好奇，他在書中強調：「我們的戰爭是神聖的、正義的，是進步的。這決定了我們能夠得到最廣大人民的支持。敵人則恰恰相反。」這種對於戰爭性質的深刻理解，以及將其與民眾力量緊密結合的論述，在當今中國的政治領域神中獨一無二，讓我清晰地看到了他與眾不同的思想高度的同時，特別想知道他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。
　蕭乾：我深有同感。
△景特陝北。窰洞裏的范長江——
　范長江：他不喜歡引用空洞的理論，而是善於用最通俗易懂的語言，結合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情況，把複雜的道理講得明白透徹。他指着牆上的地圖，分析着敵我力量的對比，抗日根據地的發展，以及持久戰的必然性與最終勝利的歸屬。他的分析，不是憑空的臆測，而是建立在大量事實數據和對社會矛盾的深刻理解之上，聽來讓人信服，彷彿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盞明燈。他和我談論起邊區群眾的生活、生產情況，如數家珍。他關心群眾的柴米油鹽、孩子的教育、農民的收成。他提出的各項政策，其出發點和落腳點，都在於是否能夠改善人民的生活，是否能夠得到人民的擁護。他身上有一種天然的、發自內心的對勞動人民的親近感。這種情感不是出出來的姿態，而是他世英雄，真正的力量蘊藏在民眾之中。因此，他倡導並身體力行的「從群眾中來，到群眾中去」的工作方法，不僅是一種領導方法，更是一種根本的政治立場和情感歸屬。
△景回上海。霞飛路某寓所。
　蕭乾：作為政治家，他幽默嗎？
　楊剛：他的幽默不是知識分子的矯情和炫技。而是扎扎實實扎根在黃土地上的中國式幽默。這很高級，體現了殘酷的戰爭，迸發出來的中國人的自信。
△景特陝北。窰洞裏的范長江——
　范長江：舉一個例子，當談到敵人的封鎖和圍剿時，他並非義憤填膺，而是微笑着說：「他們想困死我們，可惜陝北的黃土養人，我們這裏的小米很養人，同志們的精神更養人。」
△景回上海。霞飛路某寓所。
　楊剛：書中他反覆重申三條：1、中國不會亡，2、中國一定會勝，但不是速勝，3、戰爭的偉力在於人民群眾中。總之，我認為延安已經成為中國抗戰的中心。那裏的人充滿鬥志、充滿信心。
　蕭乾：這個中心不在南京，也不在重慶，而是在黃土高原上的延安。
　楊剛：我敢斷定，中國共產黨成就了延安，延安成就了毛澤東——《論持久戰》出自延安，一定會成為他的代表作——
△說到這裏，楊剛和蕭乾會意一笑。
△收光。二道幕下。
△插部（1）結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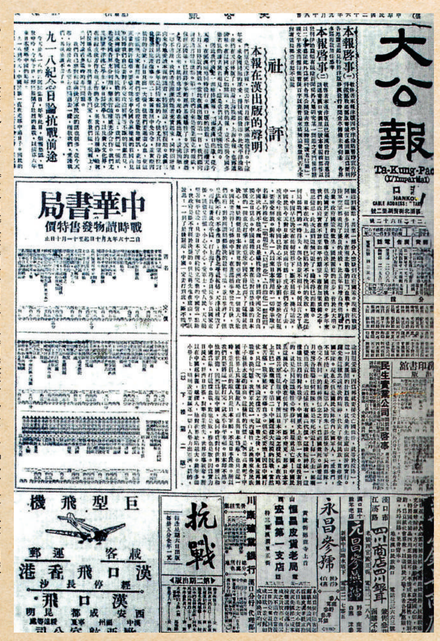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幕：武漢會戰「中國萬歲」響徹漢口：第三次閉館

△舞台一側，船載湖北藝人出場，背景出現黃鶴樓。
△背井離鄉的藝人們演唱湖北大鼓《長江血》
　長江血　向東流
　寒冰刺骨　浪翻波
　……
△二道幕前。
△東京街頭。石川被日本警視廳使衣警察帶走。石川掙扎，叫喊……
△二道幕啟。
△壁垂森嚴的日本警視廳，德田在等號子裏提出來的本來街頭。石川被日本警視廳使衣警察帶走。石川掙扎，叫喊……
△二道幕啟。
△壁垂森嚴的日本警視廳，德田在等號子裏提出來的
　石川，石川一副遇過樣出場。
　德田：石川先生，這是你的判決書。我很心痛，本來你今天應該在漢口戰場替天皇的士兵們發起衝鋒的號角。可是，你卻成了「筆部隊」最大的恥辱。從戰場押回牢房。
　石川：我想知道，為什麼？
　德田：（扔出《活着的士兵》）唸。
　石川：（打開書頁）……日軍卜士笠原伍長抓住一個不明身份的中國青年，不加詢問就在河岸上揮刀砍下青年的腦袋，將屍身扔進河中，若無其事地回到營地，對他而言，殺死一名敵兵與踩死一隻蟑螂沒有什麼兩樣……日本兵在大街上像無主孤魂到處尋找女人。每個人都像苦王或暴君那樣恣意妄為……
　德田：（憤怒地打斷）夠了。這是「個天皇陛下亞洲最大的筆部派出去的筆部隊作家應該寫的作品嗎？
　石川：這是我親眼看到的……
　德田：你錯就錯在太真實。我讓你去讚美皇軍，你卻暴露了皇軍的行為——
　石川：（極力申辯）德田先生，你不要生氣，我的小說風格就是自然主義流露……
　德田：軍規規定「筆部隊」成員的七條原則，你就違反了五條。第一條，不得寫日本軍的失敗。第二條，不能涉及戰爭中所必然出現的罪惡行為。你違反了……第三條，寫到敵方時必須充滿憎惡和憤恨。你違反了……第四條，不得表現作戰的整體情況。你違反了……第五條，不能透露部隊的編制和部隊的名稱。你違反了……第六條，不能把軍人當作普通人來寫。可以寫分隊長以下的士兵，但必須把小隊長以上的士兵寫成是人格高尚、沉着勇敢的人。你嚴重違反了，你再回頭看看，你把皇軍的士兵都寫成人模狗樣了……最後一條，也是第七條，不能寫有關女人的事——可你卻寫大日本士兵滿大街追逐女人，硬把女人塞進淳樸善良的士兵心裏，這不是動搖軍心是什麼？
　石川：要是你來寫呢？
　德田：我寫？我就把士兵裝進全日本女人心裏！
△石川在絕望的淫威下，漸漸地低下了頭。
　德田：號子裏的飯不好吃吧，聽着可以說，你還常常吃不飽，一頓兩頓可以混過去，一天兩天可以熬過去，五年啊，我都想像不出來那時的石川君會面臨什麼樣的日本……
　石川：別說了，德田先生，我害怕，我怕我出獄時戰爭就結束了。
△石川把頭埋進兩腿間，抽泣起來。
　石川：（慢慢抬頭，淚流滿面）我想戴罪立功。
　德田：我在德國聽戈培爾博士演講，最直擊我心靈的就是一句話：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。即使一個聽、同樣在南京，美子小姐的《前線》是多麼振聾發聵啊——
　我熱愛軍隊
　他們將世間一切的懦弱與膽怯撞碎
　他們用鮮血浸染荒無貧瘠的土地
　那份熱愛民族的青春熱枕沸騰澎湃
　肩膀扛起大旗默然前行……
△景特武漢會戰。
△全副戎裝的美子隨着日本軍進入戰場，如同萬綠叢中一點紅，又讀《朝日新聞》大做文章，被稱作第一個進入武漢會戰的日本女性……
△同上。景特一側國軍駐地。
△《大公報》戰地記者陸詒和孟秋江被一群國軍士兵擄下，士兵們帶他倆去見連長。
　連長：什麼人！
△陸詒：（趕忙掏出記者證給連長看）你是第38師騎兵連的吧，我們是《大公報》記者，想來採訪張自忠將軍。
　連長：（兇巴巴）想見張將軍，好辦，（順手扔過一支槍）跟我走！
△發現兩人上當，眾士兵哈哈大笑。
△附近傳來槍地聲。不由兩人分辨，被迫跟着隊伍潛入夜色中。
　連長的吼聲：叫兩個記者到我身邊來！
△倏時中，隱約發現不遠處是日軍陣地。
　連長：來，給你倆一人一顆手榴彈，聽我的口令扔出去。弟兄們，等他們把手榴彈扔出去，你們就從側翼包圍對面。動作要快！
△連長將手榴彈塞給孟秋江和陸詒，兩人不好意思推卻，卻也毫無興色。連長一樂：還真像個新聞兵。
△緊張戒裝的參方交火，直到戰鬥結束，連長也沒向他倆喊口令。
　孟秋江：連長，仗都打完了，我們什麼時候扔？
　連長：扔什麼？
　陸詒：手榴彈。
　連長：我都替你扔完了。真以為靠你們這些秀才能打仗？
　孟秋江：不信你試試。
　連長：還嘴硬，跟我去摸哨……
△連長說罷一拌手，帶着幾個人貓出了陣地。臨走前不忘叮囑他倆：等着我回來！
△月上中天，陸詒和孟秋江累得疲憊不堪，乾脆四仰八叉躺在地上等連長。
△稍頃，連長上。笑嘻嘻走到兩人面前，拿着「千針帶」在他倆眼前晃，兩人一見「千針帶」，一骨碌坐起來：哪來的？
　連長：（不無得意地）抓來的。給——一人一個。
　陸詒：（一下激動起來，剎那睡意全無）兄弟，厲害啊！根「千針帶」就是一個小鬼子！
　孟秋江：這一會兒工夫你抓了了兩個？
　連長：我這兒還有一個。。掏出來洋洋得意地示意）
△兩人幾乎要撲去，礼賀連長，對方顯得不好意思。
　連長：我是個粗人，知兄大沒文化，兩個「千針帶」換你們幫個忙，行嗎？
　兩人幾乎異口同聲：你——說
　連長：（慢悠悠吐了一口氣）幫我寫封家書，好讓家裏婆娘知道我還活着……
△字幕：兩周後，張自忠將軍電告《大公報》要求刊發其部下英勇戰鬥的事跡，其中，點名38師騎兵連連長己犧牲。陸詒連夜揮筆疾書《一封騎兵連長的家書》。
△東京。帝原官邸。
△帝原：請老師提示。
　德田：請大師出面，徐州會戰我們打得很順利，眼看武漢會戰即將開始，為什麼要突然和中國人談判？
　帝原：記得陶德曼調停事情嗎，那時戰場的主動權在我方，談不談，我們說了算。如今戰場進入相持，我們雖然贏得了淞滬一役、南京二役、徐州三役……但傷亡率遠比公開的數字多，進攻態勢遠非陸軍部所說……看來，這仗越打越難，兵源消耗越來越大……怕是很難速戰速決了。
　德田：一盤散沙現在大有聚合之勢，共產黨呼籲建立民族統一戰線，他們的軍隊也都編入了國民革命軍的序列，國共合作的聲音似乎是主流，老師怎麼看？
　帝原：蔣介石和毛澤東是兩種不同信仰的人，對日本的態度也大相徑庭，不可能在一個鍋裏吃飯。德田君，只要有黨爭，國就無寧日，決不能讓「散沙」聚起來……這次談着，朝日新聞」去談判，對方是你的老朋友《大公報》張季鸞，你要給他出難題，要製造矛盾，挑起事端，讓戰場上失分的蔣介石，在心理上得分，感覺大日本帝國在幫他消滅真正的對手……所以這次談判至關重要……
　德田：既然這麼重要，為什麼要報紙來替政府背書呢？
　帝原：因為蔣總統不愛看小說，只看報紙。
△大公報館。編輯部。
△桌前，張季鸞在翻閱一堆報刊和書籍。胡政之上，情情辦「六安香片」茶盒放在桌上。
　張季鸞：（一抬頭）嗬，六安香片！知茶者季鸞，知季鸞者政也。
　胡政之：（一邊脫鞏呢大衣邊說）別捧我，話說在前，這次談判，我可沒有把握——你要再喝不到好茶，怕是社評質量都要下降啥……
△忙着品茶的張季鸞與胡政之會意一笑。
　胡政之：你要找的下期「星期論文」的作者，我已經去聯繫了。胡適博士推薦的是蔣百里將軍，擬選題目是《速決與持久》。
　張季鸞：這個話題現在很熱，眾說不一。特別想聽聽像蔣百里將軍這樣大軍事理論家的點撥……什麼時候能交稿？
　胡政之：現在在歐洲考察，說是委員長不讓他回來……不過，你放心，稿子一定比人先回來……
　張季鸞：說到委員長，剛才布雷兄來電話，欽點《大公報》啦。
　胡政之：又有什麼過不去的坎兒，要《大公報》背鍋？
　張季鸞：跟《朝日新聞》談判，替交戰雙方的政府探路。
　胡政之：想想半年前，「高陶調停」失敗，敵強我弱，想談都談不成，眼睜睜看着南京淪陷……現在，我們用空間換時間，儘管節節敗退，卻也消耗了大量日本國的兵源和戰略資源……看來，他們是真想談了。
　張季鸞：（突然想起，問）當年新記辦報的時候，有張《朝日新聞》的創刊號還在嗎？
　胡政之：在，那是緒方竹虎送的。
　張季鸞：這次日方主談的就是他——《朝日新聞》主編。
　胡政之：當年段祺瑞把你關起來，還逼着你學《朝日新聞》，他認為中國就缺像《朝日新聞》這樣的報紙，不受利益誘惑，乾乾淨淨，純純粹粹。
　張季鸞哈哈大笑：是啊，他可沒少拿日本人錢。我想借這次會談，把那張報紙還給緒方竹虎，因為《朝日新聞》已經賣身投靠日本軍部，給侵華戰爭當無恥的吹鼓手了……
　胡政之：只是老段去年死了，要活着，非氣死不可。咦，我想起來了，正好你去香港，順路看看徐鑄成，他正在那裏創業呢……香港這個地方可要重點布局，那裏是英屬轄區，日本人絕對不敢輕舉妄動，除非世界大戰爆發……
　張季鸞：好，我一定去。
△二道幕下。投影出香港半島酒店緊閉的大門，掛牌寫着：今日包場，恕不接客。
△投影掛牌消失。二道幕上不間斷出現會議內容：《大公報》——中方要求日本承認中國為對等的獨立國家！
《朝日新聞》——日本要求與中國建立反共協定！
　緒方竹虎要求中國首先承認滿洲國——
　張季鸞拒絕與日方訂立反共協定——
△景特大公報館編輯部。
△風塵僕僕的四個山西婆姨抱着孩子哭哭啼啼找到張季鸞，向張季鸞領訴各自的遭遇。
　大婆姨：老公當兵出門兩年了，音訊全無，就想請你們給登個尋人啟事——（摸索出一些紅鞏乾）俺沒有錢，這是家裏種的……
△張季鸞不肯收二婆姨：俺們四個是妯娌，嫁的四個兄弟同一天當兵，出了縣城就分開了。現在三個傷了，一個沒了消息……
　三婆姨：傷了的也沒個活頭了，醫生說沒有錢買藥買設備，能活幾天算幾天……
　四婆姨：（哀求張季鸞）求求老總，救救我們家——
△四個婆姨齊刷刷跪下，長跪不起——
△張季鸞雙臂抱起孩子。
　張季鸞：對婆姨們說）家與國，咱們一起救。
△深情的音樂起，背景繪突然閃裂，全景拉開——
△一個金碧輝煌的舞台出現在眾面前。舞台上方垂下巨大的條幅，上面寫着「中國萬歲」。（參照民國時期漢口維多利亞劇院原案）
△王芸生代表《大公報》走上舞台——
　王芸生：今晚，本報舉行《中國萬歲》公演有兩個目的，第一是募捐救護傷兵，第二是為擴大抗戰的同情及擁護。這兩個目的，前者是可用數字計的，而後者則是無法計算的。請位前來觀劇，就是表示擁護抗戰，尊敬傷兵……出錢出力非此一次，必須繼續不斷的出錢出力，始能作抗戰之有力後盾，希望全中國兒女全要在抗戰中練出此種忠貞精神——
△在王芸生的開場詞中，兩推出一組傷兵，其中有是一身戎裝的郭沫若。
　郭沫若：（聲調激昂，慷慨演講）我對於這次演劇感到極大的欣慰，這表示中華民族作了抗戰力量，還沒有忘記創造文化。抗戰至今，敵人用了三十多師團，打了十一個月，死了四十萬人，去年用了三十五萬萬五千萬元，今年又定了特別費共六十萬萬元。我們已經消耗了他們五十萬萬元。我們打落敵機六百多架，戰艦三十多艘。我們將將敵人已經被逼得力，財力都已消耗得如強弩末矢。所以敵人已經被逼得要和我們作最後決鬥，十一個月——僅僅十一個月，敵人就到了最後關頭！
△人群中爆發掌聲。郭沫若繼續道，聲音壯烈至悲吼。
　郭沫若：今天的演戲，我們要認為是慶祝抗戰勝利，打倒日本強盜——中國萬歲
△全場觀眾：中國萬歲！中國萬歲！
△群情激奮，禮堂裏響起了人們自發的救亡的歌聲《義男軍進行曲》。
△舞台一側，劇院外，茶館老闆、花生米小販、報童和讀者甲乙丙丁聚在一起，爭論當晚演出募捐了多少錢？魏大個：快跑吧，日本人要打進來了！
△遠處傳來炮轟聲。
△張季鸞意外音，宣讀大公報漢口閉館的聲明。
△疊印《大公報》原版報紙裁圖——1938年10月17日漢口版。
△字幕：1938年10月17日，《大公報》漢口版出版第1265天號後，宣布停刊。

《本報移滬出版》
　我們的報，自暴敵進攻，實際上只有幾個人，此外毫無所有。我們這一年多實在無成績，但自誓絕對效忠國家，以文字並以其生命獻諸國家，聽國家為最有效率的使用。這種決心，以前如此，現在還是這樣。我們這一群人，這幾支筆，這一張紙，謹在抗戰大旗之下，努力到底，以盡吾識界一兵卒之任務。今後到了重慶，而心神卻在大別山邊，在鄱陽湖上。同樣的，在江南、在塞北、在淮上、在粵東，我們永遠與全國抗戰軍民的靈魂在一起！

△滬昂的《義男軍進行曲》繼續。（《風雲兒女》電影版原音）
△收光。二道幕下。
△第四幕結束。

◀《戰線》是《大公報》在武漢和重慶時期一個重要的文學副刊。



▶當年由於上海形勢日緊，《大公報》在漢口預留退路，漢口版在一九三七年「九一八」紀念日出版。